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守八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齊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趨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來世則余所看外篇及雜文一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闊不急末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

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硬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逞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實治變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功其結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者遂鈆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為鈆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猿為沙為菴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異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者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大宜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為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

其根源之所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鈆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線線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甬甬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由不肯告偉

偉乃與伴謀擄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
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
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
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
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
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
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
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
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微視之方行之
未百日夜卧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
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
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
似動有所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
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
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
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
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
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
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
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上官中作之

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
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
詮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
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
足又白傳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
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即舍之
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
而今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
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黃白之變化凡
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
醋羹臄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
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
於山指至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玉爲貴而
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
剖石而傾山澆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
珍玩以妨民時不知足以飾無用反欲爲
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
險乾沒逐利不憚軀命不修寡欲至於真人
作金自欲餽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
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餽服但不及

金耳余難曰何不明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
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
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謔云無有肥仙
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
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
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
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
中有丹沙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
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
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
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
銅以鷄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
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
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
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鷹
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丸
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
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
生者中士也飡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
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

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悲於猶豫故不成耳疑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

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國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羗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今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願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擊逐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官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

汗浮雲澤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

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蛇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馮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鷄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鏗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作鈎一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頑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嘗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鷄冠而光明無夾右者多少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黃之今燥似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

勝末薦金中令厚二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剉塿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今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正日三夜寒發

出鼓下其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今鑄此銅以為笛筒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笛筒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綠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筒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筒口以染骨凡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今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累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

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鑪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筒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內醇大醋或作酢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白青水方

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筒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筒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筒成中六寸蓋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醴和塗之小筒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筒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筒居爐上銷鉛注大筒中沒小筒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筒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蛭蟻等分作合以為泥塗裏使徑三寸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筒中塞以

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復以蛭蟻重泥上無今世置爐炭中今有三寸炭筒口亦可寒礬之雄黃皆入著銅筒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筒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火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

火中爐赤內水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和也如小豆服一九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眾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九作符一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九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鷄血塗一九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九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九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

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九投柱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九置六陰之地行厨王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九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冑雨衣不露也以紫萸黃一九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懸石黃一九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斧一九以藏人中則隱形含一九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九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九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九內瓜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登涉

十九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然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感受飛符然悉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穰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